



古今快談 全分 十七

072
15/0
15



門 0712
卷 1510
卷 15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七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駿品選訂

校字

履道 晉道
謙道 頤道
泰道 恆道
豫道 萃道

晉杜 頤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宋 林堯叟唐翁 兩先生參註
朱 申周翰 兩先生批評
本朝 馮李驊天開 兩先生批評
浩大瀛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論法安民大慮曰定

定公

春秋定公元年有春王無正月杜預以為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故胡傳云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敬王十一年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一年

鄭獻 晉定 衛靈二 曹隱 蔡昭 齊景三 宋景 杞悼
五年 三年 十六年 元年 十年 十九年 八年 九年
陳惠二 秦哀二 楚昭 吳闔廬
十一年 十八年 七年 六年

新訂左傳快讀

卷之二十七

定公

曲江書屋

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
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
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
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
先君之命而專受之于
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
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凡類敘文字必以一事
為主用筆方有輕重立
格方有剪裁此文傳晉
執仲幾事自應以仲幾
為主而魏舒作引於前
高張作陪於後章法遂
如天外三山一峰獨秀
至前後兩不免中間必
以為幾又復穿成一線

則連山複嶺中原自雲
氣往來也可以見片段
之精可以見線索之密
也

左翼諸說皆云此即前
年南面之事傳重出也
啖助謂一用夏正一用
周正以此致悞不知本
傳既云王正月則今此
之正月為夏正之十一
月而前年之十一月為
夏正之九月可知矣補
正又謂補卒既已令役
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
仲幾乃不受功不知晉
合諸侯雖已屬役賦丈
而庸徒材用餼糧豈能
一時猝辦必無己丑方
營庚寅既裁之理遲之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其歸○林註大夫專執于是始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在王城東

涖臨也魏舒代天子大夫為政

衛大夫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偃曰將

建立天子之居

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是易位以號令諸侯

城成周大事也

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

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

屬託也

簡子韓起孫不信也

原壽過周大夫

也魏獻子屬音燭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平声

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曰燒○爾雅廣平曰陸○甯今脩武縣近吳澤

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

士鞅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棹示貶之

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

裁設板築

鄭即小邾舊號言此三國可使代我

周庚寅裁才代反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五分反

宋受功役也

絕我小國使不得自通於天子

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

兩月經營妥協乃爾與

使我服

故我常從

在僖公二十八年

大夫受役後所需工費

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

幾何必取之國中會時

盟書

未必挾之以來也黃父

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

納王期以明年則此番

各復職

城成周亦必期以明年

踐土固曰復舊職則

相隔僅兩月為較速

薛亦舊為宋役也

耳前書魏子南面中有

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

尋盟一層在晉君不在

也

會而以臣儕君此書滋

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

政專指城成周事不用

仲之

王人而白為之王一儕

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

再督而事各不同故彪

也

侯所議亦異若概一事

不

不應參差互錯如此也

若如踐土之言復其

至左氏紀年專用周正

舊職則當如奚仲

去冬既用夏正今春復

用周正錯亂顛倒左氏

必不為此歎助考之不

反

詩補正云云亦未可為

典要也

仲幾語凡寫四遍第一

遍直是憑空科派第二

遍便是趕口噉誣第三

遍已是勉強支離第四

遍竟是緣天掉謊寫來

字字機鋒御字使水

匠耐皆禱簡所謂無辭

者也欲免於執能乎

四遍又作兩項讀前半

是與薛宰往復後半是

與士伯往復看三代各

異物數句一面駁薛一

面又謾晉也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

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

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

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

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

故舍天子為宋之服役

薛居則世不得以

職守之當然也

謂仲幾姑

且受功役

俟我歸晉吾視故府

摻求舊事以定所從

子謂彌牟言盟誓之時必告鬼神縱子忘其故事

山川鬼神其亦忘之乎蓋仲幾忿甚以此抑晉也

薛以三代典籍故未以山川鬼神

事是以證於人也

大陸 杜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案吳澤陂在今懷慶府修武縣北一名太白陂即三橋陂也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

且已無辭答我而以山川鬼神來折抑我

是以不可考證之說誣罔我也

甯 孔氏穎達曰甯即修武城也案今修武縣治西有修武故城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甯曰修武

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

晉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聽天子斷其罪

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先是昭二十七年晉藉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至是歸之

後期不及從諸侯之役

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

天既厭周德莫弘欲遷都以延其祚

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莫叔違

故曰諸侯相帥以從天子違天高子後期故曰違人

支持也○此二句釋違天

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

奸犯也○此二句釋違人

爲不可奸也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成子叔孫媯之子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定公

四

胡傳云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此篇敘昭公喪葬事蓋完出奔案也中間特詳

叔孫一番問答亦所以
完子家案而後絃滿墓
惡諶并立場宮而附及
焉又所以完平子逐君
案一結則無不結也定
公即位卻只一點蓋一
則不能正終一則不能
正始其事已即備於前
後數事申矣

周聘侯曰意如仇視其
君獨慘慘於子家子者
豈感其勸君不伐之德
乎

家子亟

音器

言於我未嘗不中

去声

吾志也吾

亟屢也屢諫昭
公言我之事

其所言者皆
與我志合

我欲用之
使助為政

子謂叔孫止曹
也之指子家

眾事皆諮問子家○林註謂
諸臣之去留皆諮問於子家

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

幾會也不欲見叔孫
故朝夕哭不同會

不見叔孫易幾

音祈

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

辭不
見

言我未見成子為
卿而遂從君以出

○見音
現下同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

君又未命我見
子而即聽

故我不敢見託
辭以深拒之

使人以季孫
之言告子家

二子皆
昭公子

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

叔孫使告一節與前季
孫語詳略互見亦甚有
詞令

言二子始謀逐季
氏致昭公出奔

未即
定公

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

○從皆
去声

凡從君出亡諸臣
而今欲歸國者

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

汝意欲歸
者則歸之

未立後
嗣為卿

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

叔孫成子
名不敢

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

明則謀之羣臣
幽則謀之下筮

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

去声

龜在羈弗敢

三項回覆得又決絕又
婉曲風調最佳決絕在
三則字婉曲在數也字
凡文皆順道承應此

獨問答都用一順筆法
而自有參差變化之妙
作者蓋無有不工也
上兩項明說下兩項卻
暗說蓋立後從政均不
忍樹齒也

唐錫周巨昭公生死相
依不過一子家耳前段
為子家于結案語語進
山血泪令天下後世有
心人自爾心酸昭公怨
家仇人不過一平子耳
後段為季子于結案寫
出許多惡迹令天下後
世有心人自爾髮指

愈寧世曰文章異樣悲
涼逆時想見旅櫬蕭條
堪時想見荒涼寂寞孤
忠兩泣淚星分及亂
臣賊子死君遂離志足
意滿無所顧忌景狀俱
寫得淋漓盡致

于家一身心迹卻借他
自己口中總結季氏一
身罪狀卻借榮駕鵝兩
番總結以彼為斷讀者
快意作者匠心

謂以義從公與季氏
無怨者自可復歸

若與季氏為
寇讎而從君

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

者自不肯歸
而山行也

○句句構君可謂知有君
而不知有身也忠貞無兩

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

○後竟不
知所終

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

如字又音
懷

隕公子

反出
奔也

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六月癸亥公

闕魯先公墓所季孫使徒
役往經營其地以葬昭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

是倒字句昔云將滿公氏則順矣○杜註季氏惡昭公欲
滿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林註公氏猶言公之墓宅
夫榮成伯

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

始之即
溝絕也
旌章也以自章
其逐君之惡
縱使子今
忍而為之
後之人必以
為恥辱也

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為昭公
立惡諡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

知先君
之過
信明也
以自明

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

其不臣
將焉用
此舉也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

胡傳曰其口立者不宜

雖不為溝猶別葬

在定公

自昭公墓外為溝使

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

公子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

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

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

無立○汪氏克寬曰行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

父立武宮已為非禮矧

公九月立

煬宮至昭公二十餘世

煬宮

廟廢已久而復立意如

知煬公必不饗其祭也

數而欲諂事以微福吾

敬王十三年

○愚謂猶有說考公煬

敬王十一年

公皆伯禽子考公卒煬

四年

衍而立公子宋以弟繼

杜註于召陵先會禮入楚竟故書侵○林註晉楚兵交止此傳已

兄亦如考煬之相繼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

以是人而獲效因效而

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遂立也豈暇顧禮哉

胡傳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惡陵諸夏為一

也表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帥於晉晉人請

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舉明其罪恭行天罰庶幾

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于

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

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泉馳

定公

由工書

七

泉馳

泉馳

泉馳

繁昌縣東南

城泉亭在令河南

省許州臨潁縣界

泉馳

由又

泉馳

反

此篇首段略敘召陵之會中段卻詳敘舉師之盟事以文重也末段仍回顧召陵作結則首尾相應之定法矣

左翼云據荀說來晉之伐楚有幾許難處亦似老成憂國之見但早知其如此胡不辭於蔡侯方請時而乃以求貨弗得始為此阻撓計乎楚幾亡晉失伯皆政以成之罪也正傳至此已畢盟舉師其餘波耳即於餘波傳出一篇大文令讀者奪目慨心左氏

慎有此機局

余寧世曰蔡侯怨楚歸晉其志甚堅求貨弗得而辭失蔡心矣先蔡于衛以求悅也所祝作言乃復長衛由是蔡侯棄晉即吳爭盟中夏晉遂失伯此春秋一力排擊也篇中數閉目語敘得分明而晉遂失諸侯句尤宜著眼

左翼云未會而即虛請有煩言知晉失諸侯已久

乃長衛侯于盟全賴此人捷給不贊不得贊又

文公三官伯劉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爾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蔡侯惡子常貪貨故如晉求伐楚而荀寅又欲使蔡侯納賂於亡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

言多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

春兩正時故多冰潦

水潦方降疾疔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

寒燠無常故多疾疔

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

折五色鳥羽為旌而以旄牛尾著於旌首乃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旌晉人從鄭借觀之

侯晉人假羽旌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

旆以從會示卑鄭也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

諸侯會同難於得宜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嘖有煩言莫之治

以祝佗有才辯

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

不得介於未會時特著
敬子一筆便是預先下
了評斷也巧妙固在常
法之外耳

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
言我竭盡股肱之力以率循我之職役猶恐不能供職

致得罪以煩瀆刑書

若又從行使供二職

是日微求不給之大罪也

煩刑書若又共平声一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

祝之為官掌社稷之祭祝尋常之賤隸也

若無遷國變置社稷之事

大祝不得出其國之境

此乃設官之定制也

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音境下同官之

軍行謂有征伐之事

師出必先被禱於社謂之宜社然後殺牲取血以饗社

大祝奉社主以從君行

制也君以軍行敝音弗社饗鼓祝奉以從於

如此則祝官始有出竟之制

若但胡會以行嘉好之事

二千五百人為師

是乎出竟若嘉好去声之事君行師從卿行

五百人為旅

與祝官全無干涉

不祈其辭

欲令祭先衛歆

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去声

祭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

猶云所得人有言不知真假

○先去声下同

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

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

若以先王之禮法觀之則尚德不尚年也

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

大旨只是尚德不尚年
卻分作兩層說從前年
重實尚德而以不尚年
作掩筆東上生下後年
重寫不尚年仍繳到德
字作收煞尚德為主也

新丁亡專夙責

定公

九 由工書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亦後至未嘗後衛也此
番晉將長蔡以各復舊
職衛卻藉口踐土思欲
爭勝自是強詞但據他
託尚德為冠冕執蔡叔
為口實反復復亦頗
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最
多獨目仲以佞而召陵
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
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
也顧其文則雋妙極矣

少皞虛 在魯城
內帝王
世祀云少皞也於
窮桑以登帝位從

於曲阜今曲阜故
城有少皞陵

封父 漢置封邱縣
今屬河南衛

輝府縣治安西坊
有封父亭

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

於相 去声 陶叔為司徒使 周公恐康叔幼弱 封於朝歌 杜註以 皆字總言

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

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

之鼓闕鞞姑洗 息典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

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

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 音聞 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 素達 蔡如 叔以車七乘 徒七

左翼又將三國總束以

昭以分物坐實前路以

不獲是分坐實不尙年

得此一掉前後板實盡

化烟雲 此就自己好

處一邊說下方形出蔡

之短處

殷虛 今河南衛輝

府淇縣北五

里有殷墟橋是也

夏虛 今太原晉陽

也

唐誥亦音 封於太原乃 因夏風俗故 大原近戎不 與中國同

言叔便見 上皆有兄 伯猶長 兄也 應前德字 又點醒上文

○映康叔 之兄一筆 蔡放 之也 蔡如 叔以車七乘 徒七 路看 ○對大 七族看 ○對六族

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去聲帥德。周公舉之以

見蔡仲於成王王
是以命仲為蔡侯

為己卿士。見音現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

胡蔡
仲名
○單摛此一句便
見先王的是尚德

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又暗應
德字一聯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
武叔處毛叔聃

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曹為晉之
叔父但以

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

○尚德不尚
年又總點
伯爵居甸服是文昭反小
武穆反大故知非尚年也
今乃尚年而
將以蔡先衛
是反先王尚
德之法也

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僖二十
八年事
成公時奔
楚不在會
夷叔即叔武
衛成公母弟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
國之大小序也子魚所言盟敵之序也
文公
僖公
重耳
申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

武叔
莊侯
甲午
文公
昭公
成公
王臣
平公
期

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或作臣。莒期藏

五叔無官不獨不得長
衛與夷叔其弟同是挾
進一步法

曹文之昭是本會中一
現在證佐晉武之穆是
又即以其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踐土之盟則
正其舊事為話柄者也
層層襯托批駁盡情繁
花之舌生花之筆合成
花團錦簇之文

孫月峰云不云晉為侯
伯但只云曹為伯甸是
婉法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

先王

○收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葛弘說音悅告劉子與

則尚德也不尚年也上段自為呼應不正其德將如之何又合兩段起訖為呼應截議格大概不出此法

范獻子謀之乃長上吉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臨去聲喪哭也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去聲之臨。

在昭二十五年

夫子謂子大叔

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去聲我九言曰無

不為禍首

多財

不違眾心

不執傲而失禮

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去聲禮無

不以才

復再也

不德之事

不義之事

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四年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音生又即作生字帥師滅

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楚人圍蔡冬十

杜曰師能左林曰吳子與師伐楚皆以夷狄憂中國右之曰以故始稱子書戰書伐書敗績皆進也

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柏舉 名勝志麻城縣東北三十里

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之

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鄧庚

鄧楚都也八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鄧非得國之辭也

辰吳入郢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

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

在昭一十七年

郤宛

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

一引而復楚亦只於起手一提文中更不詳寫一二直至末段回應重與與醒結構尤奇

犁之孫嚳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

○此句是帶寫伍員處

○遙接圍蔡

○周云點明經文蔡侯以吳子

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

○領起前半篇

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

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置也

豫章漢東江北地吳自此與楚人夾漢水而軍

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柏舉之役亦左氏敘戰大篇也只作兩人截讀司馬到首以上敘吳師入郢事楚子涉雖以下敘昭王奔隨事通局以伍員申胥為起訖前半寫伍員復楚後半寫申胥與楚分明以必復必與兩語為一篇之開目也然滿楚於本文只作

前半又分兩節除首段敘復楚緣起外逐層挨敘戰敗事自夾漢而濟漢而陳柏舉子常奔而史皇亦死矣自清發而雍滋而吳入郢楚王出而司馬亦到矣凡此皆所以照應行人謀楚而為之吐其氣也看他步步是結上文字後半亦分兩節除末段敘與楚緣起外逐層挨敘王奔事自涉雖而奔郢盜以戈擊而由于受之臣欲報讎而聞幸免

新言左傳快讀 卷之十一 定公

十四 曲江書屋

之何其忠也自奔隨而盟隨子期逃王而已為王備金要言而不為利何其義也凡此皆所以寫下臣乞師而為之作其機也看他步步是起下文字

經書蔡侯以吳子故從蔡伐沈楚圍蔡敍入然文以吳為主而吳又佔以爲主看他正敘蔡事申突抽行人謀蔡一筆又趕便帶空語謀楚以陪之而以無歲不有吳帥出色寫伍員然後輕輕轉到蔡侯因之跌出伐楚爲一篇提綱只此幾筆有多針線在

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三者漢東之隘道○今屬河南汝寧府信陽州

使吳腹背受敵何患不克

阨於懈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武城夫大名黑

吳用木爲兵椎鈍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

我用革爲兵犀利

史皇亦楚大夫

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卽沈尹戌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

城口三隘道之總名

是司馬獨居勝吳之功

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子不死於獲罪

禹貢漢水自大別南入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縣界

然不免乃濟漢而陳音正下同自小別至于大別

楚國安寧則知求其政事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所事

有難則逃避以求免

如此將入何國以安其身

言致死以克吳帥必可以飾食

難去吉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

賄致寇之說

吳楚一師

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

一別小別山今在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北大別山在漢陽府漢陽縣東北

○細思史皇數語或亦怨令尹而欲致之死地歟似不徒忌司馬之獨克也

發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此夫樂所以以偏師而北其全軍也吳起云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若瓦者且不仁矣邊言信乎唐郭李之用兵寬嚴雖各殊而於當仁當信之際則一也又豈若項籍婦人之仁已哉

○其臣莫有死志今日我死諺所謂有心算計無心人是也

○其臣莫有死志今日我死諺所謂有心算計無心人是也

○其臣莫有死志今日我死諺所謂有心算計無心人是也

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

瓦子常名

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古書所謂人臣之道見善則為不待君命者今日之事正合此語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

若我致死必可乘勝以入楚國

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

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

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清發

水經注潁水南逕石巖山北亦謂之清水即清發也今石巖山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城西八十里

其下

有石門山潁水經

乘去聲廣去聲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

楚人若知不免而致死力以戰

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

我師必敗

知吳師不來追

慕先濟者免禍

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濟者慕之蔑

則無復有戰聞之心矣

必如此而後可擊也

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半濟而擊此乃軍家慣用熟套卻非奇謀然亦以逐北追奔尤易易耳作者極寫楚人之不競勢如破竹故三戰五戰都用括致法

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

追及楚人吳人食楚人之
遂走食又從而追之

雍今湖廣安陸
府京山縣西

南有三澁水雍澁
其一也

澁市制
反

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

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清
發也柏舉也雍澁則食者走不暇陳故不數也
芊楚姓季芊昇我皆
平王女也○服虔云
而爾

睢今安陸府當陽縣
北一里有沮水相
傳即昭王西涉處

昇我季

昇我以出涉睢楚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
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

尹固與王同舟王

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夫燧王于山叔父
怒其亂已故欲攻
以尊卑班次
處楚王宮室

宮于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

于山吳
王于

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

入令尹宮傳言吳無
禮所以不能遂克
息汝南新息也
闔楚敗故還

吳師於雍澁傷初司馬馬臣闔廬故恥為禽

初沈尹戌嘗
在吳臣闔廬
故今恥為
吳所禽獲

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

言我若戰死誰能取
我首以免敵人之戮
句卑一人為司
馬臣○句音勾
也欲免子

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

言我傷甚重不能踐請
句卑可取己首以死也
司馬已死句卑到其
首布列裳而包裹之

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

言我實不知子賢子
能以我死首可也
古頭
反

復補結之

以班處宮舍其君大
夫之室與殿宮室之懷
無以異豈僅無紀律耶
若無秦師楚安保其不
滅哉

○袖結左司馬案皆吳

入郢內正傳可知前云
既謀而行則司馬令尹
有同心矣若無是獨克
吳一語何致辱國至此
雖是子常之貪而史皇
之罪更不容誅矣作者
殆有不勝扼腕太息故
復補結之

文勢在此處作界限而前寫司馬句卑一段奇杰後使寫由于鬪辛子期鑑金許多奇杰乃一氣趕出中胥奇杰以與極奇杰之伍員作首尾對仗也機杼一片豈比天吳鳳雛顛倒復者耶

一面襯起中胥一面又對照伍員掩映天成然此止作者不肯明寫伍員報楚之微旨也予其志而不誇其功君臣父子之閒有權衡焉否則越絕書何難先洩汲冢之奇也

藏匿其尸而懷其首以逃傳言司馬之忠壯

○遙接前涉唯

雲中即今雲夢○夢又音蒙

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

由于時在王側以背代受其戈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鍾建楚大夫

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

才用反手

因受戈傷故常聞絕既蘇而復從王

鄭邑令鬪辛僭稱公也

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

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

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

設若死於天命

可以天為讎乎

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

大雅蒸民篇

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

違平王之疆凌昭王之弱

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

乘人之窮約而害之

弑君罪應滅族廢祀

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

○尚謂員曰爾其勉之相從為愈與此論大反

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

按此段文意正與伍尚告伍員辭命相似而心實相反亦作者立意對穿翻駁而兩人之是非子奪有不待辨而自明者矣彼兄弟也此亦兄弟也一欲全孝一欲全忠皆天性也讀前傳固嘆伍員之抱負非常讀至此乃深服鬪辛之忠貞實超越乎全孝之上也矣呼他年屬纊之賜誰謂非天譴之哉又何必拘泥於成然之無厭當誅伍者之受讒不當誅乎細思若死天命將誰讎一語可知左公不許子胥復楚明矣不但

隱其顛戶一事勿錄即

於三戰五戰亦略而不

詳於夫槩前則寫其不

待命後則寫其攻處宮

而子胥則絕不表見焉

至若彼楚子之奔隨盟

隨申胥之與楚乞師極

力鋪張更詳寫許多忠

臣義士各各奇杰是暗

與伍員謀楚作對仗也

吾願讀是篇者必如是

看庶與公毅胡傅相發

明毋徒執蔡侯之以吳

子之稱而遂于伍員能

報怨雪恥也

左翼云無鬪幸則昭王

必為鬪懷所弑無鑑金

則昭王必為吳人所執

他如子期割心以盟由

子受戈以肩鉞尹執燧

象鍾建負季華以死相

從始終不渝者固多奇

男子與楚者不獨吳七

日首九頓一申包胥也

然此皆額爛頭焦者耳

向使左司馬之計行而

突曲統從則吳不入郢

諸人奇節亦無由著矣

板蕩忠臣誰樂為之哉

按昔鳩楚竟應作鳩聚

楚四竟之民以其禦境

師誰敢不從直作恐嚇

語故吳人乃退又與上

文忠字不雅字相開黑

者註以鳩作安集似未

當且開口便捏起楚國

并不稍說告哀只用何

以事君一宕便折到執

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

○先動

皇天誘人

致刑罰於楚

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而汝隨君

周室有何得罪於汝

汝為周同姓諸侯若

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

吳亦周之同

執楚子以送我以

○次動

楚昔所侵漢

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

○次動

在隨公

○插此句見勢之危

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

子期昭王

欲使昭王逃走而

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

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

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

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

昔今楚有患難

既棄盟誓於楚

言吳人之所憂患

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

而遂以棄之

則又何以事吳

不在楚王一人

鳩安集也汝若肯鳩聚楚境之民

而安集之則誰不樂從吳君之命

事之患可知此句是恐

嚇語無疑

入郢之後楚昭全虧依
隨返國故奔隨盟隨
事特詳看吳師一番往
復乞師兩次告哀知此
文前半以計謀勝後半
以詞令勝合之遂成全
壁較前則漢昭帝等籍
又換一色澤矣

五戰及郢奔與奔隨亦
勢不振而文因之讀此
段精神煥發死灰中深
深有生氣故文家掉尾
生動處能振起通身神
氣此千古奇杰之事
須得此奇杰之筆則
思謂讀此段益信左

唐始於楚疆場之患即
燭之武退秦師語但彼
猶宛轉此更急直則事
勢不同耳未以利動之
接連三轉及其未定可
以取分亡則全為秦士
撫則長以事秦總是一
口咬定要他作速出師
歸重末句一面要思君
一面要踐約也是半點
放鬆不得

鑑金初人姓 ○又用一人
為子期臣 作補筆法

與隨人要約無以王
與吳并欲脫子期

王喜其意
欲引見之

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去聲言王使

以比王且 不敢乘君父之窮約以為利辭
欲使盟隨人 不見舊註謂約精要言似欠明

心前取血以
盟誓其至誠

見音現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

○正傳至此已完以
下文為後傳作引

申包胥
楚大夫

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

復報
復也

一言汝勉
力為之

謂申包胥曰吾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

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公入言子胥矣

封大也言吳
貪害如蛇豕

荐數
也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

其暴虐之行
先自楚始

致我楚君
不得守國

顛越而
出矣

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

夷狄之性
貪害無厭

吳為楚則
與秦為鄰

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平声若鄰於君疆場

必又害秦
之疆場

何不赴此吳人尚
未安定楚國之時

君其興兵伐吳與
吳共分土地焉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去声焉若楚

撫恤而
存楚

我楚世世
奉事秦君

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韓友一曰入郢之後辱及先人汚及官闈國幾亡君幾死此楚莫大之禍也然積之者久矣巫臣始之子胥繼之蔡與唐之因之然原其禍之基非由巫臣子胥蔡唐也巫臣以子反子重之故而及其君子胥以無極之故而及其君蔡唐以子常之故而及其君嗚呼人主一用貪讒之人而臣子為仇國滅君奔可不戒哉

意不肯出師 故使人辭

聞汝乞師 之命矣

子姑退 安館舍

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我將圖謀其 事然後告汝

言楚君顛沛 不得所居處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我何敢就 館以求安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秦風無衣篇取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大隧直轅冥阮
通鑑地理通釋曰
義陽三關左傳大
隧即黃峴直轅冥
峴乃武陽平靖也
黃峴今名九里關
在信陽軍南百里
武陽在今大寨嶺
信陽軍東南九十
里平靖今名行者
坡信陽軍南七十
里案魏置義陽郡
義陽有三關之塞
義陽在宋為信陽
軍今信陽州是屬
河南汝寧府

胡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蒍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共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書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晉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晉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又曰及楚人戰則稱晉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其君之室大夫舍其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晉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移可以詞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陳懷公 杞僖公 曹靖公
元年 元年 元年

敬王十
五年

五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東野季氏邑未至國

補正房疑即防字古通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季氏家臣

瑛璠美玉人君所佩

仲梁懷亦季氏家臣

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瑛璠

陽虎將以瑛璠斂反仲梁懷弗與曰改

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欲逐改君步則亦當去瑛璠

不狃亦季氏臣費宰子洩也

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

君謂意如言不欲使君僭禮

桓子意如子季孫斯也

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

迎桓子於郊而勞之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

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

行之乎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欲其逐仲梁懷

文伯桓子從昆弟陽虎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

親季氏族

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誼逐公

魯南城門

然乎大夫微咭臣簡其理勢

此段為陽虎亂季作引以不狃為主前為公則止虎之逐後為私則勸虎之行虎之亂季不狃開之也

凡見奔弑必詳其故桓子見囚獨突如其來蓋其故在爾父可已矣

左翼陽虎以一陪隸竟爾囚王逐者逐殺者殺忽盟忽誼舉國莫之敢擾何物么摩乃敢猖獗如此許氏所云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僭大夫微咭臣簡其理勢然乎

新訂左傳卷之二十七

定公

二十三

父歎敬即交伯及秦邈皆奔齊秦邈平子姑婿

申包胥以秦師至

申包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

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

此篇正敘中晉與楚之功分兩截讀前半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夫槩王歸後段亦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吳子亦歸兩段各以秦師作提挈極參差事寫得極整齊而中段中開特將吳師敗楚雍遂作一折尤見此役非吳師不為功結構有

○追敘前事

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

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

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

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

吳師。吳師屠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

新言左傳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定公

二十三

由江書屋

獨作者原不與子胥報楚與以班處宮兩事故極露申胥克復之功可與日月爭光以為後世法即如起手一提突然曰申胥以秦師至只七字疾若風雨馳驟雷霆震驚令人迫不及避之狀以下結夫槩結吳子兩段只用簡淡之筆頓宕生情遂令前此意氣洋洋竟在南柯夢裏是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也若吳者亦夷也雖為蔡人所請而春秋亦不至與之何况加以淫虐乎作者所以不滿之宜矣

法

○追敘前事

遠射之子帥楚敗卒

軍祥楚地○當在今德安府隨州西南

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吳闔廬

堂谿楚地澗水出汝南吳房縣吳房西北有堂谿城楚封

尸議論舊麋地名○當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東有麋城

將以火攻吳師

九倫

二十三

言前楚與吳戰楚卒多死於
糜若焚之是併焚其骸骨也

兄親暴音卜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

一言能焚吳復楚則
共祭祀可以不廢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

又何畏
焚之有

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

圍輿罷
楚大夫

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圍輿罷

○孫武前五戰入郢今亦
五敗而歸何其符且速也

圍輿罷請先去声遂逃歸葉叶公諸梁之弟

不義之故
不正視

后滅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

視

五年

楚子入于郢

吳師
巴歸

○補敘此一層以明吳之所以不克楚之所
以復入是文章大關頭勿作憑空插敘看

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

左翼此敘申胥與楚以
結前案復楚與楚兩人
各下一必字言操左券
千古遂為佳話究之必
者不可必也設楚不用
于常不久而唐蔡之君
吳豈能無隙而動舍舟
淮納楚皆用司馬之謀勝
負恐未可定吳豈能長
驅入郢申胥即以秦至
矣吳光善謀夫樂善戰
加以伍員為之調撥豈
子滿子虎一兩將軍五
百乘所能掃除乎為不
讓不和君臣莫有固志
所以不能定楚故此篇
伏案在前以班處宮一
段定案在鬪辛論爭宮

一段而本文眼目在夫
樂王歸自立一語固知
楚之喪楚自覆之非伍
員能覆之也楚之與吳
彼興之非申胥能興之
也

此篇敘楚子歸國事首
句入郢提起下以王之
奔隨王之在隨分領相
對作片段是一頭兩脚
格

楚子入郢只彼一賞功
事而參差各變九人中
畧四而詳五五人鬪幸
為首御另彼在前鬪懷
居末領接筆先彼自此
而申胥而鍾建而由于
一路倒敘大都敘事由
淡而濃舊趣味事在後
作收終令讀者越讀越
有精神此作意處也

成臼

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有白水亦名白子河西南與漢水合

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

相爭勢必致亂

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

鹽楚大夫先在成臼涉其妻子

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其久藍尹亶亡匪涉其

及楚國安定

怒其不與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

音奴言子常囚不能釋舊怨以至取敗

復其原職

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

吾用此以記前日之過惡

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

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

以欲弑王故

以其兄免王於難之大德以泯其弟欲弑王之小怨

子西曰請舍上声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

言如秦乞師

非居功以求賞也

今君既已入國

也申包胥曰吾為去声君也非為身也君既

且我常以子旗為過其可復為之乎子旗成然可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公十四年

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

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

披不與王舟與欲弑王
者厥罪惟均子西非獨
救壘而舍懷也亦非不
知其兄有功而正當救
其弟也蓋惟恐王之忿
懷故先救釋以釋其忿
也又不敢自居其德故
為此反諫以張王德也
如此深心絕大見地豈
前明而後昧耶請思子
常唯思舊怨以敗一語
正欲啓其以大德滅小
怨也不然王於不與舟
者且欲殺之而能不念
弑我者乎左氏於此篇
三點于西蓋亦賢之也
聘侯周氏執將來以論
今日殆失與爾不保往
之意乎

按嫁季平細事耳曷為
敘為其能知正始故敘
之然非敘季也尤非敘
鍾也昭王遣其母而取
其姪其妹必賢也昭於
是取之

因入郢之力全虧申胥
若無闢辛由于昭王無
復生還而國亦亡矣是
三子功力悉敵而子西
無與焉至脾洩之事又
非三子所能為亦非三
子所得為雖權宜之際
莫可如何而安內之功
則迥出乎三子智計之
外當時昭王莫知而累
且疑之宜由于藉以反
唇也左氏不敘其事於
當時而追述於此正因

其不在賞列而特表其
功即屬賞衛由于而緣
也無賞此余所能也余
亦弗能也兩語趣味深
長不禁令人咀嚼若死
煞看去便失作者苦心
陸氏謂此事亦一時少
檢點周氏謂其忘魯卑
皆不曾活潑看

脾洩

近郢都富在
今荊州府境

言前年鍾建已負
我從王奔郢矣

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去声鍾建以為樂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
之車服以保安道路人心

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

脾洩楚邑權
立國於其地

及聞王在隨而
子西遂往從王

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城已畢而
復命於君

問城之高
厚於由于

由于
不知

言汝既不
能知城事

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

則當辭
而勿往

既往築城尚不知
其城之高厚小大

當復與
知何事

言我前固
辭不能

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

子謂子西是子
必欲我往也

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

其被傷之
處猶在

解衣袒褐以
示所傷之背

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

言若子西立國
於脾洩之事

○似贊似譏乞然而止若再加
一番往復文與事俱沒趣味矣

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韓友一曰楚子頻於死者屢矣而得復國其勢天下莫當而卒以敗蓋楚敗
之後貧人去國而賢臣買多吳止一子胥復父讎而不知其他故也

按此篇原直寫楚子人鄧有許多賢臣為之內外匡救而昭王又能納諫悔過
亦云賢矣是以既覆復興天必降其罰而祚其終也不徒作論功行賞看論功
行賞特其一端耳而敘有詳略亦因乎其人其事究無分於賓主也如闢辛料
吳申胥逃賞季平守禮子西保路寫得色色出新儼然申與復振氣象不減晉
文蓋昭王有讓國之德嗣響宋穆如斯可取焉春秋大道為公有善必錄不以
荆楚之故而概奪之也

敬王十
六年

林註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狝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二月公侵鄭

桓之干
孫微矣
晉靡周地周僖嗣因鄭人以作亂鄭人為之伐晉靡故
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也○僖丁甘反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

陽虎將逐三桓欲
使得罪於鄰國

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

彌子瑕衛
嬖大夫

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

老致
乘輦而往
仕也
見靈公

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

尤責也責人之過而效法
其所為知禮者宜不為此
魯昭公出
奔之難
衛靈公
衛文公歸鼎
銘之曰舒鼎

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

成公得寶龜灼之
盤大帶也盤帶而以鏡為飾
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物
苟有能納
昭公者

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

則以三者擇一件
以用之而不惜焉
公子衛
侯之子
設諸侯苟有
憂恤昭公者

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

將以為
來納
昭公之質信

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

李氏本曰陽虎實主此謀魯兵掌於諸卿而陪臣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竊兵權自是恆以公將矣

左翼季孟在魯不畜虎狼陽虎驅之直如人豕進云則進止云則止抑何不振之甚也虎意欲藉衛以除之公叔洞見其情而告君以親親至誼委委款款令人可歌可法

左翼云寶物不吝質于不惜其乃親愛至誼前云宋衛皆利納公至此語方有歸著

鑿苟可以納之擇一用焉屬望諸臣正有能納魯侯者即以一物賜之下質于乃車就諸侯說必如是解意專而情篤文登而致濃若將擇用其一連公子句讀去則公子句成贅疣矣

以不假道之小忿蒙蔽
昔欲納昭公之舊德

大姒文
孟如

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

言此不假道乃小人陽虎所為
今乃效其尤而棄魯衛之睦

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

陽虎本有罪天意又
欲甚其罪以陪懲之

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乃止
不追

之若何乃止

按一卯並使無分介嗣
皆陽虎所以制之也

六年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
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

之聘○前使宇猶不甚著迹此
回強使明明挾倒可恥可笑

賤魯故不復兩設享
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孟懿子立子
更衣房之外

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侯兼享之孟孫立

左翼陽虎素與趙氏比
強使季孟令晉賤之冀

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

趙為之內應也孟孫恐
趙陰厚之知范趙不睦

息官猶任重者止息其負擔之勞言陽虎若去魯而歸晉吾為陽虎請晉必處之
以中軍司馬之官蓋稱先君以徵其言也○補正曰恐趙氏陰厚之故為此言

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

擇得其人○陸云此語答得老實○周云
而使之 此是謝絕語亦是自已表暴語

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

真乃守守機鋒也陽虎
之橫暴如此而孟孫乃

云不能居魯恃有處父
足以制之耳

新訂左傳卷之十一

定公

二十八

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

欲令晉人聞虎將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釁以為必適晉故強上聲為去聲之請以取入焉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父作亂起本

亳社側慮于五父上聲之衢

六年 子西定楚

夏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終纍闔廬子夫差兄敗楚舟師獲

舟師水戰也

敗舟師不敘地敗陵師不敘人一從彼說來一從此說去一敗在舟師上一敗在陵師下字字

潘子臣小惟子及七大夫楚國大惕懼亡

子期昭王 陵師陸軍因上兄公子結 有舟師故別之

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郟音若而改紀

其政以定楚國

楚國大惕懼亡不總束於後而插點於中用筆至變且兄又敗之更不可為以反跌子西乃愈有力也妙絕

曹靖公卒 陳懷公卒子
子伯陽立 越立為閔公

敬王十
七年

七年

敬王十
八年

八年

從順也先公閔也陽虎欲盜陽虎也陪臣賤故曰盜寶玉
去三桓故先正二公之位次 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季桓子 公彌曾孫
之弟 桓子族子

費邑 宰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

輒叔孫氏
之庶子

志叔孫帶之孫
皆為國人所薄

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因依也欲為亂故曰
之○先提黨惡緣也

○次提首
惡主意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上声三桓以季寤

○所以必欲
作亂之故

更平声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

○次提作
亂日期

將作夫事故正門公於
僖公之上以求取媚焉

順祀之義當退僖公不於大廟者
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也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預先算定這三日停停當當
不料為都車一戒洩露機關

都車都邑之兵車陽虎欲於被
季孫之明日以都車攻一氏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處父即公歛陽為
孟氏之成邑宰

○次提除亂妙計兩下
各自暗算只待壬辰日

癸巳至成宰公斂力檢反又
音廉處父告孟孫曰季

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諸亂必有其故陽虎則
無他故只要己更孟氏
耳即不提明在前而以
欲去三桓倒敘於五人
因陽虎之下較他處敘
法各別左氏手意固多
變也

此篇鳥陽虎之亂凡作
四節讀第一節欲去三
桓敘其作亂本意以及
順祀戒車皆前一層事
第二節前驅第三節劫
公敘作亂正項事第四
節脫甲盜至彼敗後事
節節皆以陽虎提頭而
五人因陽虎起陽虎入
于蒲圃以板結篇法
極明其開成宰期孟
孫桓子作林楚筑者開
門子言舍爵穿插其間
諸人為緯陽虎為經作
者蓋極寫一政虐之陪
臣以為此春秋之盜魁
而已矣

○順祀先公禘于僖公舊註謂正閔僖之位次而禘于僖公之廟三傳皆然而李氏盧陵謂胡氏獨取焉山之說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以說于國人是也以為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說此不書閔僖直書先公故以為昭公無疑也正義云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是併取先公之主入于僖廟而以昭穆祭之也以上從下雖非正禮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然周氏聘侯云先言順祀而後言禘僖又曰以別之當是順祀之後又禘僖公也俱在祭

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此正壬辰日享事 處父約以壬辰日以兵救孟孫

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此正壬辰日享事 鉞劍也盾干櫓也虞人之盾以鉞盾

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昨暫也疑祭音責切齒也 謂林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而汝也言汝之先人皆季氏之良臣也

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此後字應上後字是著急語舊註言未晚似非

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主指桓子

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實欲備難不使人知故偽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

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蒲圃之兵不能應急矣忙矣

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季孫既得人乃閉門

○孟氏若不築室聚眾怒馬而馳亦難脫苦海而渡慈航一刻間可以定季孫生死關頭即於此見陽虎成敗事機也寫得火炎烈烈人人腳亂手忙有備者猝不及備無備者忽然有備雨下都不知何以若此順

○季孫受制陽虎事皆唯命何况宴享及觀此日情形不啻羊落虎口計適孟氏亦恃有處父其人而在並不料孟氏之有備也而林楚則早知處父又一陽虎也故曰懼不免死

○蒲圃之兵不能應急矣忙矣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後字應上後字是著急語舊註言未晚似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此即先備諸補敘於此壬辰前事也宋受谷謂即壬辰日非

祀而祈乃反致福人而禍已非天意乎聘侯周氏評論極當

俞寧世曰一日中有幾處擾攘幾處變更故來又明淨又錯綜又緊密全在整頓接縫處得力

左翼三桓魯之大憲君不能討而虎欲去之非以強公室也乃欲已更其位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專行自恣不唯目無魯君亦且蔑視王章矣孔子所謂陪臣執國命也處父與陽虎為敵

頭快不得逞其凶焰而三桓竟不能去人多惜之不知三桓既去陽虎其可復制乎魯之患更有不可知者一虎一陽此篇主腦最宜着眼

陽關 杜註在泰山鉅平縣東今兗州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

○未至癸巳都車不及戒矣事急矣

武叔叔孫不敗之子州仇也

門開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

成邑 ○此即以壬辰為期事陽虎大之人吃一驚不知此人從天而降

孟氏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

城內 ○若到次日地名 有了都車勝

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

負未可 知也 如往也

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五父衢 既寢宿而治食

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

先陽虎召季氏於蒲圍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

至陽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

噫懼 聲 言必速奔公斂陽必來追我

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

公斂陽欲殺季氏以強孟氏 遂逐季氏歸

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

子言辨 音編 告於廟而飲酒示無懼意

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

謹及陽關 二邑名 叛不書 略家臣

于謹 音歡 陽關以叛

敬王十九年

曹伯陽 陳閔公 鄭獻公卒子勝 素哀公卒 立是為聲公 孫惠公立

胡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宏璧琬琰天球夷玉龜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富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

穀梁曰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自羞也註在家國之大寶在卿之家猶以為恥况陪臣得而竊之其恥尤甚故不目其地也○愚按傳文曰得曰獲亦欲為國諱也

器用者謂物之成 器可為人用者也 謂用器物以有獲若 麟為田獲存為戰獲

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

萊門陽 魯師見火 起故驚 陽虎犯 師而出

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

三次加兵 必取魯國

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

施氏魯大夫鮑國嘗為其臣成公十七年齊人召歸而立之至今七十四年於景文子蓋九十餘矣

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

眾庶 有外 有天

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

文子語輕論取魯而重論陽虎凡說兩遍前一遍極寫陽虎之惡又分兩項欲勤齊師是本位

定公

三十三

曲江書屋

正意不利魯國便將對面相形後一遍極論陽虎之不可用即承上兩項反復申說曲折醒快之文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音疲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

齊之卿大夫必多死於戰鬪

彼於是時奮起其詐謀以圖齊國

左翼云此陽虎一大結案也陽虎自季平子死後左氏始見于文前此未之親也乃一出即因季桓子遂殺詛盟屢書不一書今此竟欲去三桓揆厥所由季氏寵之耳平子出君八年專制魯國虎以狡詐百出之身為之腹心故寵而任之而不知成命一移遂桀悍而不可復制林楚

○兩語令人猛醒

以為魯國之害

今得罪於魯而求容

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魯國而求

多於齊

但親富人以圖其利不親仁人以圖其道

如此之人何必用之

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

○勢有必然唯老成能見到此

陽虎出奔是魯已免疾患

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

而君又收其疾患

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將送歸於魯

詐言願東以激齊必反亡願

齊果反其願而囚諸西邊鄙邑

陽虎盡借所居邑人之車

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部盡借邑人之

鏃刻也刻其軸頭使易毀折○鏃苦結反

以麻約縛刻處而歸其主欲絕追者

蔡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

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蔡初江反靈寢其中

蔡靈

孔疏說文二輜車衣車也

前後有蔽賈逵云

蔡靈衣車也姚平

山曰然則此車前

後有蔽雨旁開蔡

可以觀望蔡中豎

木謂之靈今人猶

名二本為靈子

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

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

三十里有甲山亦敬王二名夾山一名祝上十年

十年

鄭聲公 秦惠公元年

是年春魯以孔子為司空進大司寇史記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會齊侯處稱正在

今萊蕪縣舊說齊

靈公滅萊萊民掛

流此谷邑落荒蕪

故曰萊蕪會于此

地故得有萊人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三邑皆汶陽田○林氏○史曰未有言來歸者三邑不言取以是為齊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

祝其即齊地○一句夾谷也名提綱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

萊人齊所滅萊夷人也

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

此篇見大聖人行道之端有經有權分作三截讀上截卻兵下截辭享都以德禮為正己止人作用此是經處中閉更定載書不激不隨人已兩得此是權處

從用犁彌 挾公離會之謀於會 所以避之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

命士官以兵伐萊人○即此便是有勇

齊遠也 俘囚也

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敢用兵 以亂好 此非齊侯所命 令諸侯會好本意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偏近也 盟將告神犯此則為不祥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

以德言之此則善於義

以人言之此則為失禮

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新訂左傳

卷之十一

三五

由江書局

命寧世曰犁彌料孔子以為知禮而無勇孔子三制齊人全在禮中發出勇來此聖賢與俠烈分別處寫得最高

孫執升曰夾谷之會譬諸大造特陽春之一氣耳看做驚天動地小了

聖人然實有光於踐土葵邱之役則一相重之也

唐錫周曰請以三言品之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寬

○遠辟之乃不果享載
然而止非有勇者其孰
能使之退縮若是然而
夫子之勇終不可得而
見也

齊侯聞之遠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

遠急也急僻去萊兵
音僻
汝魯若不以甲車從事齊人之役者

日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茲無還魯大夫○按而字文義則還揖對三字似乎相連

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日而

汝陽田即鄆謹龜陰日本魯地齊侵之
吾以三百乘共齊命者

不及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言一國之舊典

齊侯將亨公孔丘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

汝豈不素知焉
盟會已畢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犧尊象尊皆酒器用之嘉樂鐘磬也亦用之朝廷宗廟不合於原野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

合享而既備是以禮樂享若不備則所用者皆非嘉樂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則玷辱則享名有罪惡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

君辱名惡非昭德也不如此而不享

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

援春秋會盟詞令甚夥亦甚重強者元弱者哀

等國則機鋒相對此定法也若吾夫子從容中

道聖人也語強而不失於元語弱而不近於哀

危言正論絕無一字機鋒盟會若此物我無閒

人皆憂言哉又安豈不嗟歎此文前二段有勇

而禮寓其中末段守禮而勇不足尚故田之歸

夫復何辭唐錫周以三言品之千古定評愚謂

祝融峻極與天齊諸峰羅列似兒孫執此篇合

前後照辭觀之庶幾近

犧象周禮註犧尊飾以翠羽象尊以象鳳凰○阮

謙三禮圖犧尊畫牛象尊畫象皆於尊腹上王肅以為牛象之形而皆上負尊未詳孰是

按此篇朱子力辨此事為附會先儒亦多疑之故欽定傳說直創而勿錄蓋以士兵之請

汝田大聖人所為乃匹夫之勇耳說亦當理

九年陽虎 ○史記曰景公歸譎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以此奔齊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汶陽龜陰之田謝過

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

○此再圍鄆也胡傳云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

十年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成子名 武叔即州仇 藐叔孫氏之族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

立武叔而公南以孫家使射公若藐不死

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

公南以孫家使射公若藐不死 郈叔孫氏之私邑

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

武叔之圍入

奇者也凡作三大段讀第一段誘其求事於齊待其既從而以官言遷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

必問誰人之劍 我云是子之劍

請易於齊待其既諾而以周呼師至動眾圍第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

吾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未授之

於魯矣文段段以駟亦作提前以兩謂侯犯對

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所謀而行 公若見圍人以劍未向己遂呵之曰爾將以我為吳王除而效鱗諸以殺我乎

合來是前偶後奇章法不解其開架未免迷目五色耳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

犯恥不能副武叔之命殺公若故叛

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

工師掌工匠之官名駟赤

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

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詩唐風揚之水篇其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言郕邑居齊魯之間既叛魯又不事齊必不可以久存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

給犯以郕事齊

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纒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郕將叛汝

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去声至駟赤與郕人

詐為齊使宣言

為去声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

郕民間之○兗懼不欲遷上声

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

與其守郕為郕人所殺

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

使齊人得郕而因以逼近魯

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

本意只要他空身走齊卻如何肯走妙在只不叫他走只叫他以郕事齊作久長之計忽然變作遷郕易齊介甲圍郕弄他空身走不成然後好好做人情放他走去真惡絕真妙絕

鍾伯敬曰文隱而事悉法奧而情動深思解頤讀之茫然幾於不省此左氏敘事之妙

以郕易齊猶是守郕而得安紆

必加倍以地封汝 盍何不也 舍置也

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

虞侯犯日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

齊使人來邱 觀其虛實 周偏也

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日齊師

介因也因侯犯之門 甲圍侯犯將殺之

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

偽為侯犯 射邱人 止赤 言且謀度 免我於禍

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

許之 宿東平無驪 縣故宿國

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邱人

閉其 後門

閉之及郭門止之日子以叔孫氏之甲出

叔孫氏之有司 若誅求其甲數

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之甲

吾未嘗敢 以甲出奔

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日子止而與

納魯圍 邱之師

之數上聲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

侯犯之行卻是侯犯自 已請行駟赤之止又是 侯犯出口叫止寫來真 堪絕倒

齊侯句居功武叔總
不肯一毫假借妙在一
邊以他竟觀出敝邑用
一開一合一邊以社稷
視家隸以天下視寡君
即作兩開兩合一邊說
得極大一邊說得極小
一說說得極稀罕一邊
說得極平常似此詞令
直其真味吾端太氏也

致其名簿也為下
武叔如齊傳
乃致邱

十年

叔孫州仇如齊

報致
邱也

辱其
氏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邱

不與齊
境相接

不致與
其事

適與齊
比鄰

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

言齊君致邱出
我魯君之望外

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

魯之所
以事齊

以因也。魯依賴也。
舊註作為字解非

家隸謂
侯犯

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

君之致邱義在討
惡非所以賜寡君

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

寡君賜。

敬王二十一年

敬王二十二年

新丁三傳大書

定公

四十一

由正書

○墮徒果切毀也陸作許規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二月

公圍成弗克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將為國害故故仲由欲毀之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不狃費宰於氏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季武子所築之臺

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三都總領以下輕放一邊重殺兩邊而一墮一否各以將墮對提前詳於敘後詳於議章法較而變也

綱目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事交鄰可爾土地

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其民豈遠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

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

兵至孔子時為司寇

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姑蔑魯地其故城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四十五里

諸姑蔑一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

則魯之北境無所蔽扞

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

成墮是魯不復有孟氏矣

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胡傳云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然後

誅少正卯與開國政三月人治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魯國之政也使聖人得志行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我自固守成邑使不得毀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敬王二十三年 十三年

衛史鮪答公叔文子

請公臨其家而享之

既朝而退 史鮪衛大夫史魚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

子過於富君過於貧

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

史魚不過借請享之端諷公叔宜戒其子富而不驕耳故下直接文子卒云云不復敘享時若何光景也看其將無言二字隨手卸去絕妙筆法

言我不以請享之事先謀於子

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

許臨我家

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

子能盡臣禮可以免禍

多財富而進於臣禮

自上及下同用此道

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

戍文子之子公叔戍也其人驕汰必取敗亡

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我之所見富不驕者唯汝能如是

若戍之驕必得禍難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

從無害說到戍其亡乎下跟此句申說卻重將唯子之見作伴開合輕圓韓友一曰當時私家之富皆其先世采地所自積也而猶以此致危未世人臣竊君之權以得富者其危更可立而待矣

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鳥路反於公叔戌以其

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

曰戌將為亂

吳其父吳王闔廬辛子夫差立十四年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

踐禦之陳直覲反于檣李句

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

人三行音杭下同屬音燭劍於頸而辭曰一軍有治

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於越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於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至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於越社註於語聲也俱存參

橋李

橋李城在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

敢自歸死於吳

言畢皆自到

吳師怪其所為皆注目而視之

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

越太夫

將指足大指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

指取其屨還卒于涇去橋李七里夫差

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

年乃報越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天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野野人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夫差每於出入使立庭之人呼其名以擊足

總不外此二語中何獨此也一部廿一史此亦足以觀矣

按觀起手自提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便知此篇專責衛靈無道內不能正其妻外不能其子以致出公不父矣豈料善之言不可道哉然南子才女也聞車聲而知其致聖人不能不見非才而能之

為哀元年吳入越傳

年乃報越

十四年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靈公為去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

蒯聵靈公太子孟邑名就蒯獻之自衛行而過宋野

天子蒯聵苦怪反獻孟子齊過宋野野人

婁豬母豬求牡跳躍不定得牡乃定以喻南子

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

艾老也豕牡豕也

音加

乎大抵靈以孱弱恃內助欲召則不敢拂耳其亦壯難可畏為家之索

數不然艾假老矣與緒亦非少猶且為之名而縱其淫無怪中宗之德

享后而視為之點善也

謂門為萬化之原若此者彝倫豈不攸斁乎靈

之罪尚可言哉獨是朝

賄不能效凱風之怨甘

白比於鴟鴞亦何不考

之甚也違計其所自出

與非所自出即向使戲

陽速不諾而諫既諾而

逃則父子俱全君臣交

泰而母行亦隱矣兩兩

告人希圖狡飾誰與信

哉左氏逐一敘來由召

而欲而三顧而登臺而

告人正見其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聚

處一朝無一可者執憲

典而論之則皆在勾到

之列也復何辭左繡單

罪崩曠左翼山崩非靈

兩公見地俱扁

戲陽速太子家臣

羞之謂戲

許宜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我若反而視汝

汝即殺夫人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太子色變知欲殺己

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

而走口崩曠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

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疆恪侯切出奔鄆自

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

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

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信吾以信義也

吳夫差元年

十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夏五月壬申

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也

公薨于高寢

朝必執王為贊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

有他繆巧也開手着以禮觀之四字固不同影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

生死存亡皆繫於禮如人之有體也

取則平禮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

觀合平禮

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心之精爽已先亡矣心亡則身從之而亡

朝會嘉事而不得其體之正

其心驕傲

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

其心

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

新訂左傳

卷之八

四六

左翼云禮字是斷案心字是主宰禮之是否皆從心出驕也替也是心之亡高仰卑俯是禮之失死生存亡決於禮實決於心故亂疾先後斷驗如神又云中庸論至誠前知而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說者謂善不善即禍福不知善不善理也禍福數也如此二君死亡是禍福高仰卑俯則善不善也左氏決禍福言數如神無一不準之於理

以賓起以主結中間都兩對說高卑俯仰敘法整鍊斷語虛喝一筆以下泛論一層及虛論一層然後實說一層又仰說一層語語精細然非

驕也替也說到裡面一步近亂近疾說到外面一步溯流窮源徹表徹裡人焉慶哉人焉慶哉

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夫子懼其易言故抑之

言中。去聲是使賜多言者也。

補六年傳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

以與公言告之

晉。今使去聲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

言君必欲使子往晉

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

寡人說音悅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敘樂祁使晉事作兩半讀見漏以上重知難而行句以下重楊楸貫禍句前虛後實一氣跌到乃執樂祁篇中凡三寫陳寅亦一知幾之士也

立後 已為先人立後故 而行 雖身死不亡其家 亦使宋君知樂 亦此行之不易

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一作去聲

澗樂祁子以澗見於君 立以為後而祁遂行 逆樂 祁

而行也見音現澗胡困切而行趙簡子逆而飲去聲

楯干盾也以楊木為 之樂祁獻納於簡子

之酒於縣上獻楊楯音盾六十於簡子陳寅

獻納 楊楯

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

知范氏必惡祁 而思以禍之

楊楯賈音古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

者也杜氏以為非其罪 失春秋之旨矣

○愚謂未致命而先私 覲樂祁同應有罪然諸 侯唯宋事晉懼討而來

即有小罪不過以禮斥 之何遂執之以激其叛

也諸侯其誰不解體哉 霸統之所以絕也胡傳

云使趙范方睦而皆有 獻焉則弗執之矣李氏

廉曰此為晉三卿內叛 之始二公之論良然

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言樂祁奉宋 向未致其君 命於晉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

討治其不 敬之罪

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嚴氏啓隆曰晉自入卿擅權樂祁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 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為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 之會為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為政者魏舒也而趙鞅立 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為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未仲幾召陵之侵為 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 鞅為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 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叢此怨讎倚疑愈積以故趙鞅為 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競者八年羣天下諸侯而歸一趙而

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補八年傳 宋樂祁犁卒

此只敘一歸樂祁事將歸而惡其無故則欲其子代既歸而卒於太行又欲止其口非與子梁作難乃故意與趙氏為逆也遙遙為晉陽起本矣

文以范獻為主作兩截謂前主趙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今又執之為絕諸侯一以無故歸

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請

范獻子

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

之為宋必叛後半陳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宋叛棄子不如待之一

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

樂祁士鞅欲樂祁以其子來晉自代

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

言宋怒晉勢將背叛

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

若以溷代而宋叛不如且自留之是棄此子也晉以待其時

太行晉東南山

之樂祁歸卒於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

留止樂祁之尸

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補九年傳 宋樂大心出奔曹

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

偽為有疾 辭不往 向巢向 戊會孫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

子明樂祁之子。淵也。右師樂大心子明之族。父也。右師適子明之舍。子明遂使出門去。

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

忿其不逆。父尸而責其無同族之恩。

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

謂子明服內且生子而我又何必廢樂蓋以生子為重作樂為輕

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舍鐘子明

樂氏戴公族

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

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補九年傳 鄭駟歆殺鄧析

駟歆即子然鄧析亦鄭大夫析改鄭所鑄刑書舊制不受君命嗣太叔為政而私造刑書於簡策謂之竹刑歆即以竹刑殺析

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

一篇斷論鈔案只提一筆卻不料通身文字都

擊鐘之非可以喪不在此解之生子之非無可解也則以偽疾評之怨不在大小其於傷心獨之謂歎

只桐門四字一與一應何其心閒而手敏也

從此一筆洗發也凡作兩層讀前半棄其邪取其忠對是照提筆順說見不當殺但當用後半

用其道恤其人對是照提筆連說見既要用不當殺一往一復洗發透徹尤妙中間用其道不棄其人兩語承上起下

來在三引詩中作轉板之筆而單句提單句結文止百字字字筋節也

按三引詩筆變調變而意亦變靜女形管嘉其改重就輕筆旄忠告嘉

其致君澤民此兩引皆似此體也甘棠勿伐將駟歇鄧析兩管齊下跌出下文此一引到似興

體也皆意之所以變也其不變者形管筆旄甘棠都與竹字相掩映而行伯之詩又與刑字一例引用斟酌如此不徒賞其錯綜點染已也

于然駟歇字殺國家賢能之人是不忠於國也

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舍而不責

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得以善存身

以告音谷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召南召伯決獄於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蔽芾甘棠樹也芟革舍也言召伯所息舍處也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音跋夫召南之詩人思召伯之賢尚愛惜其所舍之樹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何况子然用鄧析之竹刑而乃殺其人乎

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子然所為無以勸勉後之賢能矣傳言子然嗣太叔為政鄭日衰弱

我鄧析之殺傳不明其罪即竹刑之制亦莫詳其端只囗而用其竹刑是與非人無得而知之矣夫略與刑鼎有未減焉其治亦善矣傳故為悼嘆而揚抑之諒不我欺歟蓋刑鼎之鑄叔向極議其民之難靖而子產因族大寵多

特作權宜之計非欲久安長治也迨子太叔繼於菴蒲之盜甚至一味用猛而罔敢寬濟民於是乎日殘此鄧析之所以與竹刑之滅也惟彼子然陰忌析之擅造而奪其權也於是陷而殺之亦猶請公人囊所謂即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也嗚呼鄧析之賢吾未可知而駟歇之毒害實功矣竹刑之增損未可知而甘棠之喻義可釋矣世之學者或不以愚言為虛

此篇傳兩奔陳事前半敘公子地因嬖寵而強

補十年傳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景公弟長之兒也家中財物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

新訂左傳決讀 定公補傳 五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由江書屋

以為君禮聽其弟後半
序母弟辰因廷見而思
以國人出悟其君兩肩
原一串也文以母弟辰
為主起處而發對寫而
公之變更甚便伏下弗
止弗聽之根後半我廷
吾兄君誰與處一挽地
一境公無一字開小文
而用筆縝密如是

左翼云髮龍之患凶於
家而亦害於國地豈富
獵分室幾與其半惑已
甚矣乃公發難而取他
人之馬朱其尾鬣以與
之不更宜且安乎以一

發意而使其母弟公旌
但奔弗止弗聽意中止
有一難以視國人尙有
餘怒何物孽豎而鍾愛
迷惑如斯再怪其驕以
生亂幾有篡弑之禍也

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魑反魑杜回

鬣馬鬣也以朱塗其鬣尾

以與向魑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力輓反以與之地怒使

地之徒人扶擊也

其徒扶直質切魑而奪之魑懼將走公閉門而

辰謂地曰

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不愛家財而獨愛四馬亦有偏頗不平焉

而獨卑魑亦有頗焉子為去声下同君禮不過出

子無大過公必使人留止

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

為地請公止之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古况反吾兄也吾以國

君謹與其守其國

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墟侯切

二人皆宋卿國人所仰望者故言國人

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

樂大心九年被逐者今從辰等以叛

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

新訂左傳快讀 定公補傳 五十一

大為宋患。寵向魑故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

士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

于晉

晉趙鞅謂郟鄩曰：歸我衛賁五百

王氏孫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兵首禍，則又為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郟鄩 杜註：廣平縣也。今直隸廣平府鄆縣西南。

平府鄆縣西南有郟鄩故城，卽俗名趙王城是也。

趙氏私邑

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

言衛以五百家在郟鄩是故與郟鄩親

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郟鄩而寘諸晉陽。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郟鄩好不絕。

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賁。

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

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

涉賓午之家臣不肯受劍而入，欲謀叛也。

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

左翼此依經以辨理也。前敘趙鞅之叛申敘荀范之叛，末敘趙鞅之歸，經分為三傳，合為一役，午是起禍之由，特敘在前。後三段一提荀范不與，一提韓魏之請，界段各自分明，而相承說下，原委楚楚，一氣貫注，如一串牟尼珠。

左翼云：據左氏書法，同是叛臣而罪有輕重，不請於君而殺午者，趙鞅也不請於君而伐趙者，范中行也。請於君為趙氏而伐范中行者，知韓魏也。請於君而得歸者

從午之人

去聲

音脫

定公補傳

討言於晉侯以趙氏為

請及奉公以伐將伐公

遂伐公國人助公盟於

公宮皆左范中行而右

趙氏此亦據事直書非

舞文以為軒輊然晉文

莫嚴始禍始禍由於無

君不思其君而專殺是

即始禍與范荀之專伐

無君則一而况邑為國

已非已所得而據入晉

陽與入朝歌等耳此而

非叛更以何為叛也特

趙有內助得請而歸以

為之主范中行恃外援

請兵以助而終於外族

二氏滅而趙興耳知伯

黨三家而族滅韓魏祖

趙氏而晉分後來機關

全在此故叙次特見詳

悉

新行定傳典讀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

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

而相與睦故不與

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

告趙孟曰

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為後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

寧我獨死請以

我說趙孟不可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

氏之宮趙鞅奔晉陽

晉人圍之范臯夷無

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梁嬰父嬖

定公補傳

五十四

趙夙趙衰之兄鞅即衰之

後其世為趙氏午即夙之

稷午之子

之子

之子

婿父曰姻荀寅

子娶吉射女

安于趙氏臣

二家將作亂以攻趙氏

氏臣

言晉國有一

定之命令

為禍自者必殺無赦

待其先發而後

懼其作禍害及百姓

故願獨當首禍之罪

晉國若討請殺

○總言晉人亦甚卑

臯夷范氏側室子

我以為解說

定公補傳

五十四

按前提范中行與趙午姻親和睦此提知韓魏因嬖寵相惡黨惡朋友各相廝殺揆諸大道為公之義毫無可取焉禮堂策為虛器等功令如弁髦春秋之季大都如此而惟晉為尤甚分國之由來漸矣尚何望於主盟哉

謂請君而行人臣之職分天下之大經也趙鞅欲移衛貢於晉陽請於君而午不用命殺之宜也即有荀范之攻而晉

陽之入知不得以叛書矣荀范欲攻趙氏擅殺無辜請於君而聲罪致討憲典昭矣縱遭韓魏之毒則朝歌之入又何得以叛書哉乃不惟不請命而且伐公此荀范之所以不復歸也得罪於天無所禱也高彊以公族之親而屈於陳鮑病亦猶是也今而始悔其謀之不臧始知其為三折肱矣不然趙鞅貪貨專戮不忌其君其為始禍也至矣種矣死猶有餘辜矣無如始禍者而卒掩其禍除禍者反自陷於禍耶幸春秋俱以叛書之而信讞乃著若無聖人筆削之大公

文子荀躒也

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

襄子魏舒孫曼多也

昭子即士吉射

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

文子相惡魏襄子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

簡子魏襄子

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

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載在盟書沈之於河

范氏中行氏攻趙氏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

獨趙鞅奔晉陽

鈞平也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范氏中行氏將伐晉君

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逐奔晉

譬如人三次折其臂歷病痛多然後

氏弗克三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深知治療之法方為良醫

伐君民心必不順從

我以伐君致敗故奔在此此我

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

之所以三折肱也

知韓魏三家時未合志

未睦伐之不相救援

既克晉君不我助三家將誰助哉

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

則後之人皆執公邑私邑為尚論矣幾令首惡漏網

是激三家合志來攻我也

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范中行國人從二氏敗攻二氏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

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邱朝歌後屬晉

以趙氏非始禍者故請復之此經所以書趙鞅歸

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一月辛

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城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鄆會于夾谷獻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以晉國之大天下莫疆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龍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真也樂祁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趙鞅賂也而晉自是不復主盟矣
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中行氏士氏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補十四年傳 晉趙鞅殺董安于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之終身治趙氏之家政若用之為政則趙氏富強晉國必為所得矣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

何不以其先發范中行氏之難而聲罪討之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此文又為知趙相惡之始安于先備并非始禍卻即以責范中行者責趙孟此趙氏之所以不甘者也看兩邊各以既

定公補傳

伏其罪致告為辭而一則曰晉國有命一則直曰主命吉鋒暗藏銜于矢括耳

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

是安于亦在始禍之數也

于與去声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

范中行二氏已出奔矣

敢以安于當討告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

我今死已為遲矣

吾死莫音暮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

安于殺身以安

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

趙氏故祀於廟以報其忠

于於廟。

交子荀

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

文子荀

躒也

文子相惡，魏襄子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

襄子魏

孫曼多也

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

范氏中行

氏攻趙氏

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

載在盟書

沈之於河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

獨趙鞅

奔晉陽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

獨趙鞅

奔晉陽

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范氏中行氏

將伐晉君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深知治療之

法方為良醫

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

之所以三

折肱也

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

知韓魏三家

未睦伐之

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

不相救援

既克

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

將誰助哉

三家

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

按前提范中行與趙午
姻親和睦此提知韓魏
因嬖寵相惡黨惡朋友
各相所殺揆諸大道為
公之義毫無可取焉魏
堂策為虛器等功令如
弁髦春秋之季大都如
此而惟晉為尤甚分國
之由來漸矣尙何望於
主盟哉

按請君而行人臣之職
分天下之大經也趙鞅
欲移衛貢於晉陽請於
君而午不用命殺之宜
也卽有荀范之攻而晉

陽之入知不得以叛書
矣荀范欲攻趙氏擅殺
無辜請於君而聲罪致
討憲典昭矣縱遭韓魏
之毒則朝歌之入又何
得以叛書哉乃不惟不
請命而且伐公此荀范
之所以不復歸也得罪
於天無所禱也高彊以
公族之親而屈於陳鮑
病亦猶是也今而始悔
其謀之不臧始知其為
三折肱矣不然趙鞅食
貨專戮不忌其君其為
始禍也至矣種矣死猶
有餘辜矣無如始禍者
而卒掩其禍除禍者反
自陷於禍耶幸春秋俱
以叛書之而信讞乃著
若無聖人筆削之大公

則後之人皆執公邑私
邑為尚論矣幾令首惡
漏網

是激三家合志來攻我也

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范中行

國人從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

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邱朝歌後屬晉。

以趙氏非始禍者故請復之。此經所以書趙鞅歸。

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

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城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于鄭會于夾谷敵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以晉國之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

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趙鞅賂也而晉自是不復主盟矣

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中行氏。士氏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補十四年傳 晉趙鞅殺董安于。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之終身治趙氏之家政

若用之為政則趙氏富強晉國必為所得矣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

何不以其先發范中行氏之難而聲罪討之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此文又為知趙相惡之始。安于先備并非始禍。卻即以責范中行者責趙孟。此趙氏之所以不甘者也。看兩邊各以既

趙孟此趙氏之所以不甘者也。看兩邊各以既

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定公補傳

五十六由江書局

伏其罪故告為辭而一
則曰晉國有命一則直
曰主命舌鋒暗藏錐于
矢括耳

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

亦皆請趙氏
先備諸以激發之

是安于亦在
始禍之數也

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一子

范中行二氏
已出奔矣

敢以安于
當討告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

我今死已
為遲矣

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

安于殺
身以安

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

趙氏故祀於
廟以報其忠

于於廟。

